

聖達彌盎神父 1840-1889

痲瘋病人的守護者



對象：青少年

主旨：向青少年介紹，聖達彌盎神父為了扭轉莫洛凱島痲瘋病患的命運，如何完全奉獻了自己

時間：60分鐘

準備：字卡、圖片、磁鐵、祈禱單、筆
歡迎及會前禱

引起興趣 (4分鐘)

被人疼愛

在成長的過程中，你感受到被人疼愛嗎？誰疼愛了你？你第一個想到的人是誰？他做了什麼，讓你感受到他愛你？（教理講授人邀請兩位同學分享）。

被愛讓我們感到幸福。他人的愛能帶給我們鼓勵與力量。其實，世界上有許多人體驗不到他人的愛。相信今天在我們中，就有同學體驗過不被人疼愛的難受。

今天老師要與大家分享一個故事，讓我們看看故事的主角如何以基督的愛，用心地去疼愛一群極需要被愛的人。他的名字叫作**若瑟－迪·沃斯特**(Joseph De Veuster)。

發揮主題 (30分鐘)

誕日況

若瑟於1840年1月3日出生在**比利時**的**推媚樓**村(Tremeloo)。父親方濟－迪·沃斯特(Francis De Veuster)與母親安娜－凱瑟琳－尼·瓦特斯(Ann Catherine nee Wauters)都是熱愛上主的信友。若瑟在出生的那天就領了洗，從小家人稱他為傑夫(Jef)。

傑夫共有七位兄弟姐妹。傑夫五歲時，大姐尤姬妮(Eugenie)入了吳甦樂修女會(Ursulines)，六年後因傷寒症去世；二姐寶琳(Pauline)在姐姐去世後也加入吳甦樂會。三姐名叫妮翁思(Leonce)；大哥傑拉(Gerard)排行第四；四姐康思袒霞(Constantia)排行第五；排行第六的是二哥奧古斯(August)，他後來加入耶穌瑪利亞聖心修會。傑夫在家中排行第七。傑夫之後還有一個小妹妹，名叫瑪利亞(Maria)。

父親·信仰的啟蒙老師

傑夫的父親擁有一座農場，出售穀物是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。沃媽媽重視孩子的信仰，每天都為孩子講述道理，以及聖人和殉道者的故事。家中擺設了聖像，提醒家人要恭敬上主。

加入家庭農場勞動

傑夫從小就沈默寡言，但又不乏幽默感，他的工作是放羊。十歲時，傑夫初次恭領聖體。十三歲時，傑夫就不再上學，全天與父親和哥哥在農場上做工。傑夫的身體一向健壯，一個人就能輕易扛起一百公斤重的穀物。沃爸爸看傑夫具備農場經營的才華，就送他去商校學習。

入耶穌瑪利亞聖心修會

有一天，傑夫在避靜後，深受感動，就把他想作神父的念頭告訴了父母。沃爸爸要傑夫多花些時間，為聖召作分辨。經過一段時間的祈禱和思考後，1858年聖誕節，傑夫對爸媽說，他意識到天主召叫他過修道的生活。一個月後，傑夫去了魯汶，加入二哥奧古斯所屬的耶穌瑪利亞聖心修會。

終身修士

聖心修會的許多會士都不認為傑夫適合作神父。傑夫沒學過拉丁文，也不會任何其他語文。傑夫的外表與舉止顯得粗魯、無禮。但是由於二哥奧古斯的求情，修會允許傑夫入會；不過不是作神父，而是終身修士，在會院裡擔任清掃與照顧病患的工作。

開始初學

奧古斯入會後的會名是磐飛里(Pamphile)。磐飛里在文學方面很有才華，傑夫就請哥哥教他拉丁文。磐飛里發現傑夫頭腦好，學習拉丁文進步神速，於是與修會院長商量後，院長同意讓傑夫入初學，開始為升神父作準備。

會士們發現傑夫處理問題的方式與他人不一樣；但是他總能把事情做好。他常主動去做該做的事。傑夫努力地改變自己的衣著與舉止，提醒自己與人來往時不要太魯莽。傑夫在書桌上刻了「緘默」、「省思」與「祈禱」等字，當做自己的座右銘。

一天中傑夫最歡喜的時刻，就是夜裡在聖體前祈禱。聖心會會士每晚都輪流在聖體前守聖時；傑夫選擇在兩點到三點之間守聖時。因為過去在農場上的工作經驗，讓他知道那段大地沉浸在靜默中的時段，是非常美好的。通常守聖時後，傑夫不再回去睡覺，他繼續祈禱，在破曉前的寧靜中聆聽天主。

發初願



1860年10月7日，傑夫發了初願。修會給他的會名是**達彌盎**(Damien)。會士們都看得出修道生活為達彌盎帶來的喜樂。達彌盎也總是察覺到天主臨在於他的生活中，賜給他力量。達彌盎黑髮褐眼，身材魁偉，身高175公分，體重77公斤，對生命充滿熱忱與活力；他在修道院做起事來比誰都帶勁，活兒也比誰都做得多。

赴夏威夷傳教

一天，修會接到一封信，請聖心修會派遣神父前去**夏威夷**傳教。修會挑選了磐飛里和其他五位神父，以及十位耶穌瑪利亞聖心會修女前去。可是臨出發前，磐飛里患了傷寒，無法成行。達彌盎於是寫信給會長說：為了不浪費已購買的船票，請會長准許他替代哥哥，前去夏威夷傳教。會長答應了達彌盎的請求。

這消息對達彌盎的家人來說，真是晴天霹靂。沃爸爸、沃媽媽知道他們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兒子了。1863年10月20日，達彌盎等人由比利時乘船前往夏威夷。146天之後，也就是1864年3月19日，輪船終於駛入了檀香山海港。

晉升神父



達彌盎立即進入當地的大學，為升神父作最後的準備。1864年5月21日，達彌盎晉升神父，並被派往普納村(Puna)傳教；普納村共有350位天主教友。達彌盎神父發現光憑神學知識的灌輸，無法感化當地的居民。他努力以關愛和生活見證使居民認識福音以及教會的教導。當地的人

都以Kamiano稱呼神父。達彌盎神父喜歡夏威夷人，尤其欣賞他們溫和善良的心地。

孤軍奮鬥

一開始，達彌盎神父就在夏威夷島上以自己的雙手，建造了許多聖堂。神父本來就是個好木工，加上體力充沛，做起事來又快又好。可惜他很少有機會見到其他神父；離他最近的神父也住在150公里外，加上達彌盎神父每兩年才去檀香山一次，這使神父長久都無法辦告解，也使他感到很孤單。

達彌盎神父因此寫信，請求修會派遣他的哥哥磐飛里，前來夏威夷與他一起作傳教工作，但是修會卻送磐飛里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失望之餘，達彌盎寫了一封信給哥哥，責備他缺乏勇氣。雖然沃爸爸、沃媽媽都能認字、寫字，但是他們從不寫信給達彌盎。通常達彌盎只能由磐飛里得知家人的消息。自從達彌盎寫了那封責備的信函之後，一連三年他都再沒有接到磐飛里的來信，使得已倍感孤獨的達彌盎，更覺得自己遭受遺棄。後來達彌盎寫了一封道歉的信給磐飛里。

夏威夷島麻瘋病疫

早從1823年起，夏威夷就有麻瘋病歷的記錄。1862年，檀香山皇后醫院(Queen's Hospital)的一位醫師發現來看診的病人中，有許多都感染了麻瘋病。次年，這位醫師向政府做了麻瘋病情報告，建議政府立即隔離病患，以阻擋病情的擴散。

這報告驚嚇了夏威夷島上的白人。他們向政府施壓，要求政府強制隔離麻瘋病人。1865年1月3日，夏威夷國王(Kamehameha V)宣佈了夏威夷麻瘋病患的隔離政策，並以嚴法強制執行。所有病患必須接受政府當局的診斷和住院治療。島民的反應是抗拒警界單位的搜尋，並且將家中的病人藏匿起來。

莫洛凱島隔離區

1865年6月，政府將莫洛凱島的卡拉瓦(Kalawao)劃為麻瘋病患的隔離區。1866年年底，150名麻瘋病患被強行押上渡輪，送到莫洛凱島。這些病患在最需要家人關愛與照顧的時刻，卻被迫與家人分離，並被遣送到一個醫藥、食物及基本生活用品都極匱乏的陌生之地。1866至1873年間，莫洛凱島有40%的病患因為絕望和得不到照顧而死去。其他的病患，不是遭人凌虐，就是欺凌他人。整日暢飲自己釀製的酒，過淫蕩的生活，成了島上居民的另一種死亡。一家報社的報導指出，這該是宗教界與醫療界出面幫助麻瘋病患的時刻了。



神父的請求

其實過去一直有神父定期到莫洛凱島，照顧信徒。1872年，傳教士甚至在島上建了一座木造聖堂。信友可以去聖堂祈禱、誦唸玫瑰經；但是病患真正渴望的是能有一位神父長期陪伴他們。因此病患向夏威夷的梅主教(Maigret)表達他們的需求與困境。他們說：「一年見神父一次真是不夠。神父來去之間，相隔的時日是那麼長，死去的人是那麼多！」

達彌盎自願前往莫洛凱島

1873年5月4日，梅主教會見了六位聖心會會士。主教覺得他不能要求任何一位神父自願去莫洛凱島久居。主教的想法是請神父輪流前去，一期三個月。達彌盎神父一聽到這需求，就立刻站出來說他願意接受主教的派遣，前去莫洛凱島服事麻瘋病患。

抵達莫洛凱島

1873年5月10日，一艘貨輪載著五十名麻瘋病患與幾頭牛隻駛向了莫洛凱島；梅主教與達彌盎神父也在船上。船靠岸時，莫洛凱島上的居民都跑來迎接他們。主教向大家說了先知性的預言：「我為你們帶來的這位神父，將是你們的父親。他愛你們，他願意成為你們中的一員，與你們同生共死。」

達彌盎寫信給他的會長墨神父(Modeste)，請求神父允許他長期在莫洛凱島擔任本堂神父，為這些麻瘋病患服務。達彌盎也請會長為他送來彌撒用的餅酒、唸珠、聖書、衣服、褲子、鞋子、麵

粉和一個搖鈴。達彌盎還要求購買建築神父宿舍的木材。在剛到莫洛凱島的頭幾個星期，達彌盎神父每天晚上都露宿在一棵露兜樹下(Pandanus)，直到他為自己建造了一間長四公尺半，寬三公尺半的小木屋。

衛生局的刁難

檀香山的衛生局得知達彌盎神父上了莫洛凱島後，極不滿地抱怨教會沒有事先取得衛生局的同意。衛生局處處刁難教會，並且只准達彌盎神父在卡拉瓦隔離區生活與工作。如此，達彌盎神父不能與住在莫洛凱島上其他地區的非痲瘋病患往來，也不能向他們傳教或作他們的本堂神父。他也無法與其他神父接觸，或向他們辦告解。達彌盎並不因衛生局的這項規定，而改變長住隔離區的心意；他繼續住在痲瘋病患中，照顧他們的需求；不過，他也不時地往返檀香山。

在小船上辦告解

達彌盎的會長墨神父，了解達彌盎的精神需求。一天，墨神父坐輪船去莫洛凱島，打算探望達彌盎神父，並聽他的告解。但是船長禁止墨神父下船，達彌盎很快地找來一艘小船，划向渡輪卸貨的港口，可是船長又禁止達彌盎神父登上渡輪。於是神父就在小船上，大聲地以法語向站在甲板上的會長告解，因為在場的人都聽不懂法文。渡輪離港時，船員聽見墨神父正大聲向達彌盎神父唸赦罪經。

後來梅主教透過政府要員，與法國領事和衛生局達成協議，讓住在莫洛凱島上的傳教士能自由與外界往來，不受隔離規定的約束。衛生局同時也調派了新人，麥先生(Rudolph Meyer)來接管隔離區；他是一位德籍基督教信徒。麥先生在任時，大力支持達彌盎神父為痲瘋病人所作的工作。

達彌盎了解病患的處境

當達彌盎神父登上卡拉瓦隔離區時，被放逐的痲瘋病患向神父誇口說：「這裡的人從不受任何法律的制裁！」神父意識到「被放逐」的痛苦，感受到痲瘋病患絕望的心情。許多痲瘋病患只知成天狂飲作樂、姦淫放蕩，彼此搶劫。他們拋棄垂死的同胞，又帶壞年輕人。神父知道那並不是島上病患的本性。放逐生活與無藥可救的病魔，使這些痲瘋病人變得連動物都不如。神父確實同情這些病患的處境，但並不認同他們的行為。神父也沒有以「下地獄」或「罪有應得」的道理來恐嚇、責怪他們，只是用盡心思去愛護、照顧他們。

愛護病患

神父看見痲瘋病患一年只由政府配給一件衣服和一張床單。由於換洗衣物不夠，使病菌快速傳染、病人提早死亡。神父於是為病人向外募捐衣物。

初到隔離區時，神父每天必須走一大段路為自己和病人取水。神父很快就在卡拉瓦裝水管，解決用水問題。但是神父仍每天為失去腳、不能行走的病人提水。

達彌盎神父住進隔離區的第二年，颶風襲擊了莫洛凱島。較富有的病人原先蓋的矮房子全都倒塌了。神父因此又四處求募木材。不久，隔離區裡一排排整齊的房子以驚人的速度蓋好了；居民因而能享受安定的生活。病人也主動加入建築工程。一幢幢的房子，成了卡拉瓦病患引以為傲的成績。

神父阻止島上強者欺負弱者的野蠻行為，也禁止病患狂飲、過姦淫放蕩的生活。神父把衰弱的病人與虐待他們的人隔開；蠻橫的病人病危時，神父仍然會忠實地陪伴在他們的身邊。



神父教導有能力工作的病人耕種農作物。病患甚至可以向政府出售自己生產的馬鈴薯。神父說服政府，把病患的零用金由每年6元增加到10元。工作的病人可以賺取工資，並去隔離區的商店購買所需。只是隔離區商店的物價實在是高得離譜，令神父深感不滿。

在神父的教導下，病患也開始種植花草、學習騎馬、組織歌詠團，彈奏各種樂器，樂器都是由神父自己製作，或購買、或募捐而來的。為喜歡運動的病患，神父舉辦各種田徑賽；參賽者中，也有失去一隻腳或雙腳的病患。樂團裡的團員也有許多人四肢不全，只能用他們所剩的幾根手指彈奏樂器。在一次演奏會中，兩名病患

合奏風琴，他們四隻手的手指頭加起來剛好湊足了十根指頭。神父也常為病患舉辦各種活動，如烤肉、野餐、歌唱比賽、釣魚和園遊會等，使他們不致因病痛以及與家人隔離，而終日憂悶哀傷。



多年來，達彌盎神父每當聽到有渡輪即將靠岸的消息，必定很快地把熱咖啡、毯子、熱食物搬上他那輛破舊的拖拉車，趕到岸邊去迎接新來的病患。神父知道他們每一個人心中一定都慌亂不安。他們剛剛遠離了家鄉與親人，又經過漫長的航行，心裡必定十分消沈。隔離區的海岸沒有碼頭，病患必須跳海上岸，他們身上被海水濺得濕透，在強風中不停地顫抖，無力前行。神父以無限的關愛迎接他們，讓他們感到溫暖及受尊重。然後，神父會把他們帶到自己的住處，或安排他們暫時住進教友家，並積極為他們準備適當的住所。

達彌盎神父把自己完全奉獻給他的痲瘋病患。他不分晝夜地照顧病患，盡量滿足他們身體與精神的需求。神父知道，為了讓病人活得更久、更舒服，他一定要想辦法提高病患的生活水準、減低不必要的病痛、建立持續的醫療管道。

神父從隔離區小醫院的醫師那裡，學會了照顧病人的各種知識與技術：例如用藥、藥量、消毒、衛生、開刀、截肢、包紮等等。每天一大早，神父就到醫院去領取藥品、繃帶、油和其它醫護用品；然後到病患住處，為他們做醫療護理。他還經常打掃病人的住處，為他們抹身、清洗床單、消毒傷口、包紮四肢、切除潰爛的肌膚或肢體。在療護的過程中，病人身上因腐爛而產生的惡臭，常令達彌盎神父忍不住作嘔或頭痛難忍；因此，神父在幫助病人時，總是穿著靴子。他也抽起煙斗，讓煙草味蓋過痲瘋病人身上的惡臭。

達彌盎神父剛到隔離區時，看見死去痲瘋病患的遺體不是被丟棄，就是被埋入一個極淺的洞裡，常常遭到野狗吞噬；其情其景，令他感到慘不忍睹。為尊重亡者、為敬重他們的永生，神父總共親手製作了六百多具棺木，並以隆重的教會殯葬儀式，紀念每一位去世的病患。居民看見他們死後也將得到如此有尊嚴的禮遇，對神父更加敬愛。

神父特別關心隔離區的幼童。達彌盎一來到卡拉瓦，立即設立了孤兒院，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得到保護與照顧。神父與男孩們共用一個廚房，也常與他們一起進餐。達彌盎神父開始養牛，使孩子們有牛奶喝。



病人來教堂參與感恩祭時，總是圍繞在神父身邊。整台彌撒，都聽得到病人的咳嗽與吐痰聲；聖堂充滿著惡臭；可是神父從來沒有任何嫌惡的表情，只是以虔誠的態度主持彌撒。他健壯的身體、明亮的眼睛、仁慈的容貌，以及他對病患的關懷，在在都讓病人體會到由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活力與生命。神父在聖堂內置放了奉獻箱；他要讓這些貧窮的病患也享有「奉獻」的權利與尊嚴。不過這些奉獻箱比較特別，箱內放了鈴噹，因為許多病人已失去視力；他們聽到了鈴聲，才確知他們的捐獻進入了奉獻箱。

榮譽徽章

達彌盎神父在卡拉瓦隔離區辛苦耕耘的成果，很快地就因報章雜誌的報導而傳揚開來。世界各地許多善心人士都慷慨捐獻，來協助神父的工作。1881年9月15日，夏威夷的皇后(Queen Liliuo Kalani)也乘渡輪前來探訪病人。皇后看到病患得到這麼好的照顧而感動得流淚。之後，夏威夷國王頒發了一個十字榮譽徽章，獎勵達彌盎神父。

最大的困難

達彌盎神父初到卡拉瓦時，隔離區住著八百名病患。後來，病患的人數增加到一千兩百名。神父一個人照顧這麼多病患，實在忙不過來。神父從一開始就不斷要求主教和修會會長為他加派助手；一方面分擔他的傳教工作；另一方面，也是讓他有個說話、分享的對象和辦告解的神師。

可是，繼梅主教後新上任的柯主教 (Bishop Koeckemann) 以及聖心會駐夏威夷的院長傅神父 (Father Leonore Fouesnel)，並沒有積極地支持達彌盎神父。他們對達彌盎神父有很深的成見，認為他主觀太強、做事衝動、言行魯莽。雖然主教與院長前後為達彌盎派去了幾位助手，但他們不但沒有協助神父，還為神父製造了不少麻煩與困擾。當外界因嫉妒達彌盎神父而極力誹謗神父時，柯主教與傅神父都沒有設法為達彌盎神父辯護。有一次達彌盎神父感慨地說：「從世界各地，我得到了黃金與乳香；從自己的院長那兒，我得到的是沒藥！」因此達彌盎神父更加依靠與他同在的上主。

罹患麻瘋病

得不到主教與院長的支持，使達彌盎神父在精神上極為憂苦；在那段日子裡，達彌盎神父發現他走路時左腳疼痛。不久這疼痛又蔓延到腿部，使他爬坡時極感吃力。

1884年12月的某一天，神父在檀香山會院過夜時，不小心打翻了一碗剛煮沸的開水。熱水雖然燙傷了達彌盎神父的腳，但院長，傅神父注意到達彌盎神父並沒有喊痛，反而若無其事般地看著他開始起泡的腳。傅神父意識到事態嚴重，立即請來醫師為達彌盎神父作診斷。後來，兩位醫師的報告都證實，達彌盎神父的腿與腳上的神經都已遭破壞，這是麻瘋病的典型症狀。

1886年，達彌盎神父請求院長，傅神父准許他前去檀香山，接受新藥的治療；但是院長拒絕了他的請求。達彌盎神父一再要求，會長卻回信責備達彌盎神父太過自私，只知為自己著想。患了麻瘋病的他已被自己的修會隔離、孤立起來。不過達彌盎神父仍決定違背院長和會長的規定，前去檀香山。在停留期間，達彌盎神父遇見了方濟女修會的院長，瑪利安姆姆 (Mother Marianne Cope)。後來瑪利安姆姆帶了她修會的修女，登上莫洛凱島，協助達彌盎神父照顧麻瘋病患。

母親逝世

自從沃媽媽獲知兒子感染麻瘋病的消息後，就病倒了。她成天看著兒子的相片和聖母像。1886年4月6日，沃媽媽就在凝視著兒子的相片時去世了。母親去世的消息，對達彌盎神父來說，是另一個沉痛的打擊。

若瑟修士 加入行列

1886年7月19日，天主派遣了一位名叫杜堂 (Ira Barnes Dutton) 的平信徒來協助達彌盎神父。神父稱他為若瑟修士 (Brother Joseph)。若瑟修士來自美國。他從一份雜誌報導知道了達彌盎神父在莫洛凱島隔離區的工作，就決定前來加入神父服事麻瘋病患的行列。若瑟修士發現神父雖因感染麻瘋病而體力大不如昔，身體也開始潰爛，但神父的工作量仍是大得驚人。他們倆人每天從早上四點半開始工作：照顧病患、為新來的病患建造房舍、製作傢俱，修建聖堂等，總要忙到夜裡十一點以後才得休息。

與病魔奮鬥

達彌盎神父的臉漸漸變形、鼻樑下塌、肌膚潰爛，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體力的衰退。白天的工作讓他忘記一切；夜深人靜時，他常獨自痛哭。他寫信給院長，訴說他的病況與需求；但是達彌盎神父並沒有得到院長的任何回音、關心或鼓勵。達彌盎神父孤獨地面對心靈的危機。

夜裡，達彌盎神父悲傷哭泣時，他會手持唸珠，走進已亡病友的墓地，一面祈禱、一面懇求那些病友在天之靈為他轉禱。神父知道他們能了解他在生命末期所要走的苦路；神父知道他們會幫助他。

在隔離區的歲月中，達彌盎神父總是渴望能常辦告解；但是告解神師只能每兩個月來一次，而且來去匆匆。達彌盎神父多次請求院長為他委派另一位神父，與他作伴；但是檀香山的院長並沒有理會達彌盎神父的需求。

更多助手的到來

最後，在1888年，天主自己為達彌盎神父派來了另一位平信徒助手，辛先生 (James Sinnett)；達彌盎神父稱他為雅格修士，以及一位來自比利時教區的神父，康神父 (Fr. Laubert Conrardy)。達彌盎神父終於有了合作人及伙伴，現在他有力量面對他的痛苦了。

達彌盎神父繼續賣力地工作。因麻瘋病而引發的憂鬱症，使他時常哭泣或長期發呆。他越發感到自己是失敗的人，進不了天國。夜間，他必去墓地散步、祈禱，

紓解精神上的苦痛。麻瘋病菌已滲透了他的口、鼻、眼睛、喉嚨，使它們潰爛，呼吸成了困難的事，夜間神父不得安眠。但白天他仍繼續工作。達彌盎神父在島上的一切作為，使他與基督成為一體，成了真正的善牧者。每當載著新病患的船隻到來時，達彌盎神父仍然到岸邊迎接；不過，他的容貌已扭曲變形，讓新病患感到驚嚇。

神父失明了。他請求同伴晚間為他誦唸日課與聖書。病菌不但奪走了他的視力，還奪去了他的嗅覺與觸覺，只為他留下聽力。不久神父又感染肺炎、開始發高燒。神父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。

瑪利安姆姆與修女們的到來

當神父聽說瑪利安姆姆和她的修女抵達了隔離區時，興奮地起床迎接修女們，並抱病為她們介紹隔離區的居民與未來的發展。神父放心了，天主派遣了善心人士來照顧他的病友。修女的到來，給了他力量；神父又開始探訪病患，並為病患的房舍建蓋屋頂。

達彌盎神父給院長去信，請院長委託聖心會修女為他準備埋葬用的蓋棺布。傅神父一如往常，回覆了達彌盎神父一封極嚴厲的信。不過蓋棺布已開始有人在縫製了。

達彌盎神父的右手因發炎而腫脹的可怕。他不斷地腹瀉，也咳得厲害，病菌進入了他的肺部和腸胃，他已無法平躺。

1889年3月19日，神父不再能起身。他躺在臥房地面的草蓆上，發著高燒、身體不停地顫抖著。同伴搬來一張床，堅持要他睡在床上，使他們的看護工作較易進行；神父接受了。



3月30日，神父向一位來訪的聖心會士辦了告解，並欣慰地得知已有人把縫製好的蓋棺布由檀香山送來了。神父的房間從早到晚擠滿了病友。這些年來，他們都能自由進出神父的住宅。神父是他們的父親；如今天主更把他們受苦的標記刻在神父的身上。

守然病逝

在夜深寂靜的時刻，達彌盎神父常凝視著他房間牆上那幅聖方濟領受五傷的聖像。1889年4月13日，神父又發高燒到攝氏40度。4月15日早晨，神父在同伴和病友的哭泣與祈禱聲中，面帶微笑，如嬰兒沈睡一般，與世長辭。

莫洛凱島上的聖堂，鐘聲齊鳴，向所有居民宣告痲瘋病患失去了他們的父親。這些年來，達彌盎神父總是身穿老舊的司鐸黑長衣，戴著已破爛不堪的傳教士帽子；但是躺在棺木裡的達彌盎神父，卻換上了潔白的祭披，手裡握著他發願時的十字架。

列真福品

神父被埋葬在卡拉瓦的露兜樹下，也就是他剛抵達隔離區時露宿過的那棵大樹。1936年1月27日，在比利時國王(King Leopold III)的請求下，美國羅斯福總統(Franklin Roosevelt)把達彌盎神父的遺體送還給比利時。1995年6月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將達彌盎神父，這位舉世景仰的人道僕人，列為真福品。2009年10月11日，教宗本篤十六世又將達彌盎神父列為聖人。

融入生活 (7分鐘)

聽了達彌盎神父的故事，你有什麼感想？你能說出你佩服他的是什麼嗎？是他對痲瘋病患那慈父與善牧的愛顧？是他不畏艱難，即使自己的名聲受到攻擊，仍全心維護痲瘋病患生命尊嚴的勇氣？是他與痲瘋病患完全認同的真愛？是他在苦痛中依靠上主的毅力？是他愛到底的給予？……現在老師要發給每人一張心形的祈禱單；請把你的感想寫在祈禱單上。（若時間充裕，5分鐘後，教理講授人可邀請同學輪流分享自己所寫的心得。）

信仰實踐 (5分鐘)

今天,你願意請求達彌盎神父幫助你的是什麼?請把你的請求寫入祈禱單的背面。

複習與結論 (10分鐘)

教理講授人帶領同學祈禱(畫聖號、為天主賜給世人聖人達彌盎神父,作我們走向天國的嚮導,感謝天主),並請同學輪流唸出各自向達彌盎神父所寫的祈求。最後,可一起唸一遍聖三光榮頌,結束今天的聚會。

註:聖達彌盎紀念日:5月10日

彌撒讀經一:羅 5:1-8

答唱詠:詠 33:2-3, 6-7, 8-9,
20-21

福音:若 10:11-18